



專輯

洞澈裡邊  
照見外邊

專輯 【洞澈裡邊 照見外邊】

# 紫柏 憨山

大師與親師友的互動（下）  
編輯組

明末，天災與人禍不斷，礦稅的開徵，使得民不聊生的社會景況，更是雪上加霜。讓我們從大師的故事中，領略不同情性、不同願力下生命風格的展現，以反照自己正在行走的路途。



## 亦師亦徒

紫柏十七歲時，性格剛烈勇猛，體型高壯，志向遠大，嚮往古代游俠的生活，滿腔熱血地打算離家行俠仗義，沿路除暴安良，最後到達邊疆立功塞外。

父：「路途又遠，人心又險，你還是留在家裡吧！」

紫柏：「別擔心！我武功高強，說不定還能中個武狀元！男兒志在四方，我明天一定要走。」

紫柏執意如此，父母雖然不捨，但勸也勸不動，便把家中僅有的微薄積蓄全數讓他帶出門去。

紫柏離家幾天就遇到第一個難題——下雨了。意氣風發地出門，並沒有帶傘。只好在人家屋簷下暫避。

不一會兒，一位撐著傘的出家人經過，問：「這位壯士要去那裡？貧僧送您一程如何？」

紫柏：「我現在四海為家，沒有一定要去的地方。」

「那麼到敝寺避避雨如何？」

紫柏點點頭，跟著出家人共撐一把傘來到虎丘雲岩寺。

「時候不早，我去幫您準備晚餐。有事找我，就說找明覺法師即可。」

當晚紫柏隨眾作息，參加晚課。聽

到僧眾誦念：「南無普光佛、南無普明佛、南無普淨佛……」《大懺悔文》中八十八佛名號，十分歡喜，覺得心中的濃霧突然散開，明白執意離家就是為了與佛接心。於是一早起來就去找明覺法師：「師父！我要出家。」

明覺：「出家是件大事，您可以在這兒多住幾天，再考慮看看。」

紫柏：「我已經決定了。請您為我落髮。」又將帶在身上的盤纏全數交給明覺法師：「這些錢，請您為眾僧準備齋食。」

明覺看他意志堅定，就向寺眾宣佈這事，並幫他剃度。成為出家人的第一晚，紫柏整夜都在打坐。

不久，明覺想募萬斤鐵來鑄大鐘。紫柏自告奮勇去募化。他想能夠拿出萬斤鐵的必定是大戶人家，於是來到一戶富商家敲了敲門。管家出來了：「師父來化緣嗎？請進來稍坐一會兒，我去準備素齋。」

紫柏：「我來募鐵鑄鐘，想見主人。」

「實在不巧，主人外出去了，並沒有說什麼時候回來。師父請進來坐，我立刻準備齋食。」



「不用忙了，我就在門外等吧！」

紫柏便在門外打坐，管家拿素齋來供養也不食用，就這樣不飲不食地從白天坐到黃昏。

夜幕降臨時，主人回來了，看到這景象非常驚訝，問：「師父為何坐在這裡？」

紫柏：「我等這戶的主人。」

主人：「我就是這兒的主人。」

紫柏：「我是虎丘雲岩寺的僧人，來募萬斤鐵鑄大鐘。」

主人：「這麼有意義的事，我願意布施。師父請先用齋，過幾天我差人將鐵送過去。」

紫柏這才開始用餐。

幾天後，大戶主人果然依約將萬斤鐵送到寺中。寺眾都對紫柏的能力感到佩服。

紫柏二十歲時，明覺為紫柏傳授具足戒，又推薦紫柏到武塘景德寺閉關三年。出關後，紫柏決心四處行腳，就向明覺告辭，走上四方參訪之路。

十多年後，紫柏已是名滿天下的大師。他回到虎丘，沒見到明覺，便問寺眾：「明覺法師行腳去了嗎？」

寺眾：「他已經還俗了，目前在吳會大澤一帶行醫為生。」

就像青天霹靂打在頭上，紫柏感到自己有義務找明覺好好談談。但兩次來訪，明覺都推辭不見。

紫柏於是到大澤上租了條船，並告訴船東：「我身體不太舒服，請您立刻請明覺醫生來，只有他有辦法治。」

船東：「的確，明覺是我們這兒醫術最好的。」船東很快找到明覺，並將他帶來船上。

一進船艙，明覺立刻被隻強壯的手抓住。他最不想見到的紫柏，竟然就站在面前，一時呆愣不知要說什麼。

紫柏看到度他出家，為他授戒的師父，竟然穿上俗家衣服，迷失在擾擾紅塵中，忍不住流下淚來，嘆息地說道：「師父您怎麼迷失路徑到這種地步呢？您現在打算怎麼辦呢？」

明覺慚愧低首，過一會兒，便回答：「我跟您回去吧！」

紫柏於是將明覺帶回虎丘，讓他落髮圓頂，重披袈裟。

紫柏始終以明覺為師。心生慚愧的明覺，也以弟子之禮來禮敬紫柏。兩人的關係，既是師父也是徒弟，既是徒弟又是師父，在佛教史上留下非常特別的一頁。☸

（《憨山老人夢遊集·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》）



## 脫去一層還一層

萬曆元年，紫柏到京城法通寺參訪遍融老和尚，為了展現求法的誠意，特地穿上最好的袈裟去求見。

遍融和尚坐在炕上，問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

紫柏：「只是從江南來的寒貧晚輩。」

遍融：「來京城作甚麼？」

紫柏：「學習如何講經說法。」

遍融：「為何要學講經說法？」

紫柏：「為了貫通佛經要旨，代佛宣揚佛法教化。」

遍融：「要秉持清淨無染的心，登台講經說法。」

紫柏：「現今晚輩已不染一塵。」

遍融走下炕來，拉著紫柏的袈裟說：「你說你已不染一塵，這麼好的袈裟又從甚麼地方來呢？」

紫柏一時愣住。

遍融：「把袈裟布施出去吧！」說著就將紫柏的袈裟脫掉，送給在一旁的侍者。

紫柏還來不及反應，袈裟就被脫掉了。遍融看到紫柏的貼身衣物，大笑說：「脫去一層，還有一層。」

紫柏受到很大的撞擊，連忙頂禮遍

融法師，在法通寺住下。

除了聽經聞法外，遍老的一舉一動，都對紫柏有很大的啟發。遍老常對來參訪的佛子開示：「不要貪名圖利，不要攀緣貴要之門。一心辦道，老實持戒念佛。」遍老也是這般修持。

九年後，紫柏離開法通寺。一日走在松林中，聽到風聲，頗有感觸，寫了首〈詠懷〉：「少年屠狗混春秋，誰料披緇作比丘；俠習自慚忘未盡，真修方喜進無休。安禪雲石為床坐，說法松風代舌頭；唯剩閒身何所事，山川重疊恣遨遊。」自己習氣未除，遍老開示：「脫了一層，還有一層。」果真觀察入微。雖然是為了習講而來參訪遍老，卻從此不願登台講經，只是隨緣說法。

十九年後，紫柏又回到法通寺，遍老已經圓寂。

感念遍老的恩德，紫柏寫下了〈祭法通寺遍融老師文〉：「出世法中則有戒嗣焉，有法嗣焉。予於遍老之門，未敢言嗣。若所謂德，則此老啟迪不淺，焉敢忘之？」遍老雖歿，但言教、身教還是不斷地啟迪後學，令人懷念。☸

（〈祭法通寺遍融老師文〉、〈釋鑑稽古略續集（卷三）〉、《紫柏老人集卷之二十六》）



## 法輪無窮轉未盡

某晚紫柏夢見侍者穿著白色鎧衣。隔天就有位穿白衣的趙姓居士求見。

趙居士：「弟子懇請剃度。」

紫柏：「居士很面善。」

趙居士：「這是弟子第三次來求。第一次因緣不足未見到師父，只在門外禮拜；第二次有幸會見，卻被您拒絕；這回弟子第三次相求，務請師父成全。」

紫柏：「昨夜我夢見穿白鎧衣的人擔任侍者，你又恰巧穿白衣，莫非我們真有師生之緣？我原已不想再收弟子，但看你誠意殷切，就收為關門弟子，名法鎧吧！」

紫柏為法鎧剃髮授具戒，並開示：「並不是受完戒就擔得起如來家業。當年我受完比丘戒，曾閉關專研經教三年，然後四方行腳參學。你也應該深入經藏，行腳參學，多方歷練。」

法鎧於是辭別師父，到天目山上研讀經藏並過著苦修的生活，幾年後下山四處行腳。八年後才回來為師父祝壽。

法鎧一見師父就問：「某甲為生死大事，願師指示。」

紫柏立刻給一頓痛棒。

法鎧再問一次，紫柏又下一頓痛

棒。法鎧又問：「永嘉大師說：『了即業障本來空。』只如師子尊者、二祖、肇公等，是了得也未？」

法鎧話還沒說完，紫柏連下好幾棒，說：「會麼？會麼？」

法鎧：「不會。」

紫柏：「本來空是甚麼乾屎橛？」

法鎧突然省悟，不斷點頭。從此見地即穩密。

隔年紫柏要法鎧南下弘法。法鎧竭心盡力重建了遠公塔，並住持浮山大華嚴寺，處事魄力一如師尊。

一年後紫柏圓寂，靈龕奉歸徑山寂照庵。後移葬文殊台，並邀請憨山和尚舉行荼毗入塔事。憨山對眾弟子說：「紫柏法師最大遺願就是《徑山藏》的編刻完成，有誰能接下這個重擔？」

法鎧：「為報師恩，義不容辭。」

憨山讚嘆：「紫柏法師門庭峻絕，棘棒一條，全無忌諱。俗話說：『棒頭出孝子。』就教出像法鎧這樣勇於任事，不避刀鋸，繼志述事，光前絕後，無視利養的大丈夫。紫柏雖歿，門庭猶放光芒！」

（《憨山老人夢遊集·徑山化城寺澹居鎧公塔銘》）



## 踏入千峰去復來

萬曆十八年臘月，紫柏大師和湯顯祖在南京鄒元標的寓所初次見面，鄒替二人做引見。紫柏立刻吟了首詩：「搔首向東林，遺簪躍復沉；雖為頭上物，終是水雲心。」

湯顯祖呆住了，好一會兒才說：「這是不才二十年前的舊作，想不到您竟然能誦出！」

紫柏：「『嗜欲淺而天機深』的人才寫得出這樣的詩。老僧與您神交已久，今日相見，證明我們緣分很深。」

顯祖：「不才受寵若驚！我願意皈依您，跟您學佛。」

皈依儀式上，紫柏為湯顯祖起了「寸虛」的法名，並開示：「心只有方寸大小，眾生卻日夜不停把恩怨情仇往這樣狹小的地方填塞，把方寸蒙蔽住。老僧期勉您能常以四大觀身，讓方寸時時與虛空相應。」

顯祖：「感謝師父開示。」

三年後，紫柏聽說湯顯祖仕途不順，被放逐到遂昌，認為這是度他出家的好時機，於是由杭州乘水船來到龍遊縣，然後翻山越嶺，不辭艱險，徒步進入遂昌。

紫柏：「你不好好在平地待著，跑

到這種深山幽谷。為了找你還得通過千岩萬壑，汗水不知淋溼了幾件僧服。」

顯祖：「讓師父這麼辛苦，真是慚愧！附近有座唐山寺，環境清幽，一同遊賞如何？」

紫柏：「我早就想參訪唐山寺了，趕快帶路吧！」

到了唐山寺，顯祖說：「這兒真是靜修的好環境！」

紫柏：「唐朝末年有位貫休和尚曾在唐山寺靜修十四年。貫休立誓畫十八羅漢。每回遇到挫折，不知該如何下筆時，就會有異人在夢中指點他。畫到最後一位時，異人指點他臨摹池水中所見的影像。暗示貫休：羅漢是他的前身。」

顯祖：「是這位貫休和尚的事蹟，讓師父想來參訪嗎？」

紫柏：「是的！貫休和尚所見到的池水中有一群紅色的魚。這群紅魚見到月亮映在水面的影子，以為那是食餌而游去吞服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月影經過魚的千萬次吞吐後變成金丹，終於魚化為龍，得成正果。」

貫休的俗姓正是『湯』。你又和這兒有緣，或許湯休正是你的前身。望你



千錘百鍊之後，能悟道證果。」

顯祖：「這裡是值得一遊再遊，但我不敢自比湯休。」

紫柏見寸虛不能直下承當，見不到本來面目，有些失望，但不灰心，寫了首詩贈送：「踏入千峰去復來，唐山古道足蒼苔；紅魚早晚遲龍藏，須信湯休願不灰。」

五年後，紫柏聽說湯顯祖因仕途不順，又遇愛子夭折而棄官返鄉。又風塵僕僕去找顯祖，想度他出家。

紫柏：「寸虛，你賦性精奇，是累世修行才深植的。這些年來你遇到的逆境多而順境少。這是造物主要讓你看破俗情，放下羈絆，抱著必死的決心，拚命與五陰魔血戰一場，最後明心見性，悟道證果。」

顯祖：「還請師父諒解我。白居易、蘇東坡這兩位較我更有佛緣的文人也還被情所困。」

把古時的文人都搬出來，紫柏明白寸虛還依戀擾擾紅塵。但還是苦口婆心地勸說：「希望你明白，我對你的期望很高。大概法名『寸虛』把你限制住了。今後你改名「廣虛」，望你在修行上日有所進，能廣如虛空，無所滯礙。」

顯祖：「多謝師父新賜法名。」

湯顯祖雖然沒有出家，但他所寫的〈玉茗堂四夢〉，用戲劇來傳達人生如夢的哲理，可說深受紫柏大師的影響。

顯祖聽說大師可能被牽連進「妖書事件」，立刻勸紫柏隱遁避禍。

顯祖：「師父既是出家人，應該住山潛修，不需在俗世奔忙！」

紫柏：「出家人住山有何難？與世沉浮才困難。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但在落髮那一刻，就決意為法捐軀。這次事件如果跟文字、書籍有關，你文名遠播，大街小巷都在傳唱〈玉茗堂四夢〉，處境比我危險得多，還是先避一避吧！」

湯顯祖只好先行躲避。

紫柏大師竟因「妖書事件」死於獄中。湯顯祖吟著師父的〈感懷〉詩：「風塵那得此中幽，萬壑千岩鎖一邱；白髮不栽偏易長，紅顏欲駐卻難留。飛禽有跡空中覓，老衲無心物外遊；試問故人槐國夢，五更霜冷解惺不？」

想到師父以佛法、生民為己任，勇往直前，義無反顧。而自己蒙師錯愛，兩次三番不辭勞苦前來相度，當真師恩浩蕩，今卻欲報無門。感恩與慚愧的淚水從內心深處不斷地湧現出來。☸

（《紫柏尊者全集》〈與湯義仍〉  
〈還度赤津嶺懷湯義仍〉 / 徐朔方：《湯顯祖評傳》）



## 嚴母慈心

憨山八歲時上學，借住在隔河的親戚家。臨行前母親說：「沒事不要回家，一個月回來一次就好。」

好不容易放假回家，母子相見非常開心。收假時，憨山拉著母親不想離開。母親並沒有表現出不捨，反而立刻翻臉，生氣地鞭打他，趕他到河邊。憨山不肯上船。母親抓他頭頂的髮髻，拋入河中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當時祖母在旁，趕緊呼救，船夫才將憨山從水中救起，送回家來。望著驚魂未定的孩子，母親沒有一句安慰的言辭，只說：「這麼沒出息的孩子，淹死算了。」又打小孩，趕他離開。

「母親心好狠。」每回看到同學開心地回家，憨山就想到母親的無情，湧起一陣難過，漸漸就不想家了。

事實上，母親卻常望著對岸流淚。祖母責罵她：「當時那麼狠心，現在哭有什麼用？」「必須斷絕他對家的依戀，才能專心致志地讀書啊！」

有天憨山問母親：「為何要讀書？」

母：「為將來能做官！」

憨山：「做什麼樣的官？」

母：「由小官做起最後升到宰相。」

憨山：「當了宰相後呢？」。

母：「就一個字：『罷』！」

憨山：「真可惜！一生辛苦，到頭卻罷了，有什麼用？我想做個不罷的。」

母：「像你這樣不成才，大概只能做掛搭僧。」

憨山：「那是什麼？有什麼好處？」

母：「僧是佛弟子，行遍天下，自由自在，到處有信眾供養。」

憨山：「這個正適合我！」

母：「就怕你沒福報。」

憨山：「為什麼需要福報？」

母：「世上狀元常有。出家做佛祖，哪是常有呢？」

憨山：「我有福報，就怕您捨不得。」

母：「你如果有福報我就捨得下。」

憨山笑笑，把這番話放在心裡。

隔年，看到幾位挑著擔子的行腳僧。憨山沒見過這樣裝束的人，就問母親：「媽！這些是什麼人？」

母：「掛搭僧。」憨山想：「這就是掛搭僧呀！」非常高興地看著他們。

僧人將擔子靠著樹旁放下，向他們問訊化齋。母親連忙烹茶及準備齋飯，對他們非常恭敬。眾僧吃完，站起來正

要道謝，母親急忙避開，說：「不用道謝！」僧人便挑起擔子走了。

憨山疑惑地問：「這些僧人為何這麼失禮？我們請吃飯也不謝一聲。」

母：「他們道謝的話，我們供僧的福報就消散了。」

憨山心想：「原來僧人地位這麼崇高，有機會我一定要出家。」

十二歲時，憨山聽說報恩寺的西林大和尚是位高僧，就跟父母說：「我想去報恩寺跟西林和尚學習。」父親不答應。憨山望望母親，母親便對父親說：「就隨他的志向吧！讓他去追求自己的未來！」憨山如願在報恩寺出家。

四十四歲時，憨山想回家省親，又怕落入世諦，心中猶豫。一晚靜坐，忽然浮上一偈：「煙波日日浸寒空，魚鳥同遊一鏡中；昨夜忽沈天外月，孤明應自混驪龍。」於是急呼侍者：「我現在可以回鄉見二老了。」

母親聽說憨山要回來，先請人來問到家的時間。憨山回說：「如果母親能歡喜得像我不曾離家，我可以回家住兩晚。否則就不回去了。」

母：「能見一面就歡喜不盡，何況住兩晚呢？絕對不會有任何悲傷的！」

久別重逢，母親沒有喜極而泣，只有笑容滿面。憨山感到母親的特別。

到了晚上，家族中的長輩來探望，問：「他是搭船還是走陸路來？」母親回說：「這有什麼好問的呢？」長輩又問：「從何處來？」母親答：「從空中來。」憨山這才發現母親與眾不同，便說：「難怪當時您捨得讓我出家！」

憨山又問母親：「分別後想我嗎？」母：「怎麼可能不想。」

「您都怎麼排遣想念的心緒？」

「知道你在五台山修行，我就問師父：『五台山在那裡？』師父說：『在北斗星之下。』從此，我每夜就向北斗星方向朝拜並稱念菩薩名號，就會不想了。後來又假設你已離開塵世，就是不拜也不想了。現在看到的，應該是你的化身吧！」

第二天，憨山和大家一同祭祖，又為二親卜得葬穴。當時憨山的父親已八十歲。憨山開玩笑說：「今天就把老子活埋，省得改天還要來。」說著拿起鏟子挖地。母親把鏟子奪走說：「老婆婆自埋，又何必麻煩人！」

第三天，母親歡喜告別，沒有皺一下眉頭。憨山明白母親智慧過人，並非尋常女子。時時發願回向：「願父如淨梵，母如耶夫人；諸佛下生時，依我父母出。」

（《憨山老人夢遊集·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》）



## 法雨雨人

父親帶著年僅十二的憨山來報恩寺見住持西林和尚。

和尚見到憨山非常歡喜，讚嘆：「這孩子骨氣不凡，如果流為俗僧，就太可惜了。我將請明師來教他讀書，看他未來成就如何？」

父親離開後，憨山如願留在報恩寺跟隨西林和尚。

這時無極大師正在三藏殿演說佛法，西林和尚帶著憨山去聽講。遇到也來聽講的趙大洲。趙問憨山：「你想做官？想做佛？」

憨山：「要做佛。」

趙轉頭對西林和尚說：「這小孩不能輕視，一定要好好栽培，將來會是人天的導師。」

西林和尚特地找來俊公教授《法華經》，憨山只讀了四個月就能背誦。其他經典，也都能在短時間內流利地背出。西林和尚見他學習快速，又請了先生教他四書五經，憨山很快就能一字不漏地背誦。先生又教他古文、詩詞、辭賦及當時文人的作品。在先生指導下，憨山很快便能寫詩作文章了。

這時有人勸憨山：「以你的才華去參加科舉必定金榜題名，留在寺廟太可

惜了。」

憨山：「是啊！寺裡環境和我當初想得差很多，我會想想是不是去參加科舉更適合我。」

雲谷法師聽說這事，擔心憨山會離開，特地找他來問：「聽說你不想出家了，為何你會遠離當初的決定呢？」

憨山：「當初因為不喜歡俗世才來這兒。但這些年來發覺這兒和俗世也沒太大分別。」

雲谷：「你厭離俗世，為什麼不學高僧行徑呢？古代的高僧，備受尊崇：在天子面前不受臣禮拘束；父母也不拿他當晚輩；四周還有龍天恭敬地護法。你去找《傳燈錄》或《高僧傳》來讀，就會明白了。」

憨山到書架上翻找，看到一部《中峰廣錄》，便問雲谷：「這本是嗎？」

雲谷：「是的！用心體會書中深義，就能明白出家為僧，是多麼難能可貴了。」

憨山只閱讀到一半，心境便豁然開朗，非常愉快地對雲谷大師說：「這正是我要追求的。」就禮請西林和尚披剃、授戒。身心內外都顯現出家的大丈夫氣象。



時光飛逝，一年很快將結束。除夕那天，西林和尚對大眾說：「我今年八十三了，隨時都可能往生。我的弟子有八十多人，卻沒一個真能承繼我的法業。」

然後，拍著憨山的背說：「我真希望能見到他獨立弘法的時候，可惜等不到了！憨山年齡雖輕，見解卻老成。我往生後，寺裡大小事務不能解決的，都交由憨山處理，你們不可因他年幼就輕視他。」大眾含淚點頭接受。

年初七，西林和尚突然搭起戒衣，遍巡全寺寮房，向全寺僧眾一一表達感謝之意，離別的氣氛瀰漫全寺。幾天後，西林和尚身體微恙，弟子端藥給他。他說：「我就要去見彌陀了！」拒絕吃藥。只是不斷地誦念《金剛經》。又過幾天，聚集大眾圍繞念佛。西林和尚就在佛號中提著念珠，端坐往生。

隔年二月十八日午時，突然下起傾盆大雨。一道閃光從佛塔打下，烈焰立時由大殿竄出，一發不可收拾。眾人奮不顧身忙著救火，個個焦頭爛額，卻徒勞無功。到了下午，整座寺廟一百四十多間屋舍都燒成灰燼。

官府認為寺僧故意縱火，將寺中十八人逮捕。其他寺僧怕被牽連，各各逃

避。憨山卻挺身而出，向官府請求送齋食到獄中，獲得允許。雖然相去二十里路，憨山還是每天不辭勞苦走這一趟。又各處請託，詳細說明整起事件是天災、是場意外。如此過了三個月，在憨山大力奔走下，寺僧全數平安釋放。

報恩寺遭回祿之災，百廢待舉。憨山與師兄雪浪兩人痛哭三天後，便決定要共同興復報恩寺。只是，自西林老和尚圓寂後，新任住持曾清算寺中財物，發現西林老和尚沒有任何積蓄，為辦喪事，寺方又借貸不少。現在，又要重建報恩寺，住持非常憂心，立刻召集大眾。在簡要說明負債狀況後，住持請大家集思廣益。

眾人面面相覷，會場一片寂靜。

這時，憨山發言了：「我建議將和尚所留下的衣鉢等物，能變賣的，先賣了還債。若還不夠，就把田產變賣來償還。把債還清後，僧眾的衣食就容易維持住了。」眾人同意，於是設齋請貸主帶著債券前來。很快將債務清償完畢。

年方二十幾歲的憨山，在西林老和尚圓寂後一、兩年，帶著大眾一起度過難關。

住持對憨山說：「西林和尚真是伯樂識千里馬，我現在完全服氣。」

（《憨山老人夢遊集·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》）



## 相逢即相別

萬曆十四年秋，紫柏與憨山在即墨城第一次會面。

紫柏：「年初就收到您邀請來牢山一敘的信函，現今才來，勞您久候。」

憨山：「那裡，您舟車勞頓，才真是過意不去。最近因為太后賜《大藏經》一事，前往京城謝恩。您的弟子于君玉到京城來通知您已出發的消息。我日夜兼程趕路回來，還好在這裡相遇。」

紫柏：「四方參訪是出家人的本分，算不上勞頓。只有過膠西時被河水阻攔了一下。不過拿出面對生死的態度，直捷穿過也就到對岸了。」

憨山：「膠西的河水又急又深，直沒至肩。但我想，這必不能擋您的熱情，您一定連停也不停就衝過來。」

兩人談了一夜，十分盡興，互認對方為知己。隔天一同到牢山。

紫柏在牢山留了十天。

離別時，深覺依依不捨，寫了首〈留別憨公〉傳心意：「大道久荒涼，離歌東海旁；行蹤將萬里，津濟正微茫。白日肝腸苦，青山骨肉香；相逢即相別，揮淚欲沾裳。」

萬曆二十年，皇太后派近侍贈送紫袈裟給紫柏大師。

紫柏：「聖恩浩蕩，唯小僧才德不足，不堪承受。還請皇太后將紫袈裟賜與憨山德清。」

近侍：「您老這樣推辭，小的無法回復。」

紫柏：「我作首詩讓您帶回去交待好了。」「三十年來江海遊，尋常片衲度春秋，自慚貧骨難披紫，轉施高人福更優。」〈辭賜紫以讓憨公〉

皇太后看了詩很不高興，認為他不識抬舉。紫柏只求無愧於心，並不在意皇太后的不悅。

同年紫柏興復了石經山琬公塔院，便請憨山前來觀石經與撰文作記。兩人共住於慈壽寺。

憨山：「若不是您熱心奔走，興復了琬公塔，這位隋唐時代的靜琬法師大概就被遺忘了。」

紫柏：「是您能體會琬公的用心，才寫得出〈琬公塔院記〉這樣擲地有聲的名作。」

憨山：「不過拋磚引玉，倒讓您見笑了。琬公刻石經，想使佛種不滅；您刻方藏，想使佛法流傳廣布。真是前有古人，後有來者。」



紫柏：「編藏工程浩大，需要您鼎力相助。」憨山：「一定。」

紫柏：「此外，編本朝《傳燈錄》也是迫不及待，需要我們去承擔。」

憨山：「『哲人日遠，典型夙昔。』這真是有意義的工作。」

紫柏：「想唐宋時佛法在中土多麼興旺，大師輩出，著作至今仍振聵啟聾；而今世衰道微，雖有不少修禪者，卻往往走偏了還洋洋得意。」

憨山：「所以我們應該共赴曹溪，重開禪宗法脈，引導眾生走上解行並重的正確道路。」

兩人交談四十晝夜，商討了編藏、續傳燈錄及興復曹溪祖庭等三大事業，而後兩人便分頭進行。三年後，憨山正在整理續傳燈錄的資料時，卻因「私創寺院」的罪名而詔捕入獄。

紫柏為營救憨山四處奔走。各地為憨山祈求的法會一場接一場。幾個月後，弟子報告紫柏：「憨山法師被判遣戍廣東雷陽。」

紫柏：「那麼他一定會經過南京，我先去那裡等。」

兩人在長江上會面。

紫柏：「一聽說您遇難，立刻在佛前許願誦念《法華經》百部，回向您能安全無虞。」

憨山：「我們當臣子的必須服從君父的命令，何況這是我的定業所造成，請您別再操心了。」

紫柏：「您的生死關係佛法的存亡，我一定努力為您平反。如果您不能生還，我也不會活著。」

憨山感激得什麼話也說不出，只是一再點頭致意。兩人相對無言，到了必須分別時，紫柏握著憨山的手臂說：「如果我先死，後事就交給您了。」

紫柏和憨山分別後，立刻入京為營救憨山之事積極奔走。然而憨山還未恢復自由，紫柏卻在萬曆三十一年因「妖書事件」入獄，且坐化於獄中。

憨山在萬曆三十九年獲赦，心想：「應該去寂照寺弔祭紫柏法師。」但直到萬曆四十四年，憨山才得空前往。正好遇到紫柏弟子要將師父遷葬。

憨山親自為紫柏舉行荼毗儀式，作〈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〉。後又整理並校閱紫柏生平著作，並為之作序。盡心盡力去完成紫柏的囑託。

紫柏與憨山之間的深厚情誼，正如同憨山弟子福徵所盛讚的：「誼足千古」。

（《憨山老人夢遊集·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》）